

顧曲郎

人物簡介

顧子玥：男，玉霓班小生台柱，與雅禾相戀，棄藝從商，改名知誠，個性內斂溫和。小生應工，劇中崑曲旦曲亦用小生唱法。

郎雅禾：郎家獨生女，因學戲與子玥相戀。青衣/閨門旦應工，劇中崑曲僅第二場需用小生唱法，其餘皆用旦角唱法。

沈芥兒：玉霓班沈師父之女，被父親阻止登台。花旦/貼旦應工。

宋允心：雅禾的表妹，促成子玥雅禾戀情。花旦/貼旦應工。

錢子玦：男，玉霓班生行演員，因子玥少有演出機會。小生應工，劇中崑曲旦曲亦用小生唱法。

孫子英：男，玉霓班旦行演員，促成子玥離開戲班。乾旦應工。

李子清：男，玉霓班丑行演員，暗戀芥兒。丑行應工。

趙老闆：男，同樂戲園主人，與子玦曖昧。淨行應工。

石頭：同樂戲園夥計，後為美國曲會石先生。

袁穎：郎雅禾宋允心友人，後為美國曲會石太太。

沈師父：男，玉霓班班主，將子玥視如己出。

郎先生：雅禾之父，白手起家的貿易公司老板。

吳教授：郎先生友人，清曲家。

陳董：郎先生台北友人。

林董：郎先生台北友人。

學生甲：台北曲社學生。

學生乙：台北曲社學生。

曲友甲：美國曲社曲友。

曲友乙：美國曲社曲友。

分場綱要

第一場 驚夢

玉霓班至上海演出，吳教授帶著郎父、雅禾、允心到同樂戲園看戲，子玥子英子清演出〈驚夢〉，戲罷雅禾允心因細故與芥兒子玥認識，芥兒原為了學戲的事在鬧脾氣，一聽雅禾允心有意籌辦表演，熱心為兩人和子玥牽線，加以玉霓班財務出現問題，子玥決定瞞著師父教戲。

第二場 叫畫

為了郎父壽辰，雅禾由子玥教導〈拾叫〉，在排演過程中，兩人情愫漸生，卻被沈師父發現子玥私下教戲。

第三場 錯夢

子玦嘲弄子玥勾引雅禾，沈師父大發雷霆，夜深人靜，子玥夢見雅禾允心輕視他為戲子，改看電影跳交際舞。子英驚醒子玥，建議子玥為愛棄藝。

第四場 密誓

排戲被迫取消，雅禾思念子玥心中煩悶，允心催促前往同樂戲園，時值子玥與子英邊練功邊為〈密誓〉對詞，子玥發現雅禾在一旁注視，心神不寧，子英識趣暫離，兩人藉〈密誓〉曲詞確定對方心意。

第五場 秋江

郎父不捨獨女失去所愛，唯一條件是要子玥入贅郎家，棄藝從商。一則為時局不穩，二則為切斷子玥與戲班關係，郎父決定舉家遷臺，港邊芥兒前來送行，並給與兩人祝福。

第六場 受吐

在臺定居後，子玥與雅禾成婚，改名知誠。知誠不慣商場交際，友人暗諷知誠毫無做生意的才能，知誠醉語後悔棄藝，雅禾震驚但並未說破知誠心事，知誠醒後不知失言，但見雅禾一夜服侍，仍穿著昨夜被穢物沾汙的新衣，知誠決定專心從商給雅禾幸福。

第七場 埋玉

雅禾教曲，知誠偶而也會擷笛。知誠病重於家中休養，允心返國，輾轉透露玉霓班散班的消息，知誠神傷，自感油盡燈枯，要雅禾重喚他子玥，度曲至終。

第八場 曲圓

子玥病逝多年，雅禾應允心之邀赴美，參與曲社活動，見得舊人思及前情，暗悔不應讓子玥棄藝，眾人好言安慰，透過曲聲雅禾似乎再和子玥神魂相逢。

備註：

1. 本劇中夾雜普通念白和韻白，韻白處皆有特別標明。
2. 劇中崑曲唱段已標明曲牌，曲詞以**標楷體加粗字體**呈現。
3. 本劇新編唱詞字體為標楷體加底線。

第一場 驚夢

場景：民國三十五年，上海，夜晚，同樂戲園前台。桌椅板凳，桌上有茶水，夥計石頭在場上招呼著客人，袁穎、吳教授、郎先生已坐定。背影音樂用【萬年歡】，台中間投影演員背對觀眾席演出〈驚夢〉片段，此段投影演員演出未必是子玥子英子清飾演者，但聲音是。

(柳杜相會鑼鼓點末，宋允心把郎雅禾拉上台。)

允心：表姐！快點，柳夢梅杜麗娘都入夢啦！

雅禾：好好好，又不是第一回來看戲，瞧你興奮成這樣。

允心：今晚可是第一次看玉霓班的戲，跟以前的不一樣啦！

(宋允心張望找位子坐，郎雅禾注意力被顧子玥聲音吸引，抬眼看向舞台。)

子玥：(幕後韻白)啊，姐姐，小生哪一處不曾尋到，你卻在這裡，恰好在花園內折得垂柳半枝，你既淹通詩書，何不作詩一首，以賞此柳枝乎？

雅禾：(情不自禁地)那生……(台上柳杜無聲，持續演出。)

允心：他呀，他就是玉霓班台柱顧子玥呀。

雅禾：(唱)玉笛聲裡珠喉轉，

誰家少俊入勾欄。

藍田骨，春柳態，牡丹亭畔把人喚，

含情盼，氣韻端，丰神清雅不一般。

(宋允心終於找到位子，把看呆的郎雅禾帶來坐下。)

子玥：(唱〈驚夢〉【山桃紅】)是哪處曾相見，相看儼然，早難道好處相逢無一言。

(台上柳杜戲罷下台，【萬年歡】結束，眾人漸散。)

袁穎：雅禾、允心，你們也來看戲啊。

允心：袁穎啊袁穎，這麼好的戲，你竟然自個兒跑來看，也不找我們，還說是好姐妹呢。

雅禾：下回曲會可得好好罰你多唱兩支曲子。

袁穎：雅禾，你就別跟著允心起鬨挖苦我了。

(三人笑語間，夥計石頭整理一下儀容，上前和袁穎說話。)

石頭：袁小姐，您的車在外頭等您了。

袁穎：好。雅禾允心，我先回去了。

雅禾/允心：再見。(與袁穎告別後看向吳教授和郎先生，上前打招呼)

(袁穎下台，夥計石頭的目光緊跟著她，臨下台前，袁穎停下腳步)

袁穎：(害羞地走到石頭面前)石頭，你今天泡的茶很好喝。(轉身迅速下台)

(夥計石頭滿足的傻笑目送袁穎離去，心情愉悅地繼續工作，收拾東西後下台)

郎先生：吳教授，跟著你看戲看了好些年，這行當齊全的玉霓班，可算得上數一數二，今晚的戲真是好啊。

吳教授：崑曲是百戲之母，如今上海的戲班子雖多，但像玉霓班這樣的崑曲班子

卻不多了，郎先生，我帶你到後台看看吧。

郎先生：好。雅禾允心，你們倆在此等等。

雅禾、允心：是。(兩人繼續坐下喝茶聊天)

允心：表姐，今天晚上的戲都很不錯呢。

雅禾：好是好，(微頓，想及柳夢梅)可惜沒演教授拍的那折〈拾畫叫畫〉。

允心：是啊，教授拍曲講曲教得好，只可惜我看著他(做老人摸鬍子狀)，怎麼也想像不來柳夢梅一聲聲叫著畫中美人的樣子(笑)，就不曉得這玉霓班的柳夢梅下了戲長什麼模樣……表姐，我們溜去後台吧，要有機會啊，就請他演個〈拾叫〉看看？

雅禾：這不好吧……

(沈芥兒奔出，帶著戲妝的子清追在後頭。)

子清：芥兒，你別跑，你看你把師父氣成什麼樣子了。

芥兒：我爹最討厭了！子玦師兄誤了場，為什麼我不行代替他？人家髦兒班女孩也能上台演戲，我不演主角也沒關係，什麼角色都行，我好想要上台啊。

子清：我曉得你有天份，就算師父不教你，你也偷學了好幾齣戲，只是戲是師父派的，他不讓你上台，敢情你想搶我的睡魔神去演啊？

芥兒：好啊好啊，子清師兄，你跟爹說，把睡魔神讓給我演嘛！拜託拜託！

子清：(對芥兒的撒嬌有點害羞)別鬧了，師父不會答應的。

(子玦上，剛下戲卸完妝的模樣，手裡拿著抹布茶盤之類。)

子玦：子清、芥兒別玩了，快把東西收拾收拾，早些休息了。

子清：師兄。

子玦：快去卸妝吧。

(子清擔心地多看了芥兒一眼，子玦使了個眼色要他放心，子清下。)

芥兒：子玦師兄，我爹還在生氣嗎？

子玦：放心吧，他氣歸氣，只要你別老吵著要上台演戲，他也捨不得趕你回蘇州老家去的，來吧，幫忙收拾收拾。

(芥兒和子玦在雅禾允心隔壁桌收拾著茶杯。)

允心：表姐，你看，那人該不會就是顧子玦吧？

(雅禾聞言抬眼偷偷望向子玦，不自覺起身因碰倒了椅子摔倒。)

芥兒：哎，師兄小心！

(子玦轉身先扶住雅禾，芥兒同時低身扶住了椅子。)

芥兒：好險好險，(子玦因望著雅禾沒有出聲，芥兒起疑抬頭。)師兄？你還好吧？

子玦：(渾然不覺芥兒的問話，對著雅禾)你還好吧？(雅禾看著子玦扶著自己的手，子玦靦腆地放開，雅禾淺笑點點頭，拉了允心就要往外走去。)

芥兒：你這人怎麼這樣啊？我子玦師兄可是咱們玉霓班的台柱，要是砸了腳，明兒個怎麼上台啊？

子玦：芥兒，我沒事……

允心：你這二愣子就是剛才的柳夢梅顧子玦？(興奮繞著顧子玦打量貌)

芥兒：噯，你幹嘛，看戲可以，別這樣看著我師兄。

雅禾：（尷尬地把允心拉回來，有禮地）對不起，是我們失禮了。我是郎雅禾，這是我表妹宋允心，今晚玉霓班的戲演得很好。

允心：顧子玥，你柳夢梅演得挺好的，你會不會〈拾畫叫畫〉啊？明兒個能不能演給我們看看？只是你們《牡丹亭》都只演到〈冥判〉，該不是你不會〈拾畫叫畫〉吧？

雅禾：允心……（對允心的口無遮攔無計可施）

芥兒：我師兄當然會〈拾叫〉，你這人怎麼這樣說話！

子玥：（尷尬地拉著張牙舞爪的芥兒）芥兒……（頓，只看向雅禾）謝謝小姐喜歡玉霓班的戲，子玥蒙師父教過〈拾叫〉，只是能不能上台演，還得看師父的意思。

雅禾：學校裡教授拍過〈拾叫〉的曲子，只是未曾見人演過，有機會的話……很期待你的演出。（雅禾與子玥有禮地領首）

沈師父：（幕後）郎先生、吳教授，多謝你們來捧場啊。
（吳教授、郎先生、沈師父從下場門出。）

吳教授：好說，這曲高和寡的崑曲要繼續演下去，還是需要有更多像郎先生這樣的實業家來支持啊。

郎先生：好戲不怕沒人看，最重要的還是得請沈師父多排些好戲！

沈師父：好好好。（三人在台側做對話貌）

允心：（看著郎先生的笑臉）表姐，我有個好點子！舅舅愛看戲，教授又教了我們唱曲，今年舅舅生日，我們倆就上台演戲給他祝壽吧！

芥兒：（聞言驚喜）你們倆要上台演戲？

雅禾：我……我不會呀……

芥兒：你們倆想學戲？想登台？可不可以讓我和你們一起演戲啊？

允心：好啊，只是這身段……你能教我們嗎？我們會付學費的。

芥兒：我？會是會一些，教嘛，（側首看向子玥）還是我師兄教吧。

子玥：芥兒別鬧，師父不准我們私下教戲的。

允心：這事你們想一想，反正我們明晚還會來。

沈師父：慢走啊。（沈師父往前送走吳教授和郎先生，雅禾允心跟在後頭下場。）
（趙老闆摟著子玥從上場門出，沈師父滿面笑容見之一斂。）

趙老闆：（輕嘆）沈師父，你們玉霓班的戲是叫好不叫座，戲園裡看來看去都是同一群觀眾，喏，（拿出包銀），這是這期的包銀。（猥瑣地拍著子玥的臉頰）子玥啊，你早些休息啊。（下）

沈師父：（待趙老闆下，瞪子玥）你今晚上哪去了？

子玥：（滿不在乎的）我呀，我去為咱們玉霓班在同樂戲園的未來努力呀。

沈師父：成何體統！（伸手欲打子玥）

芥兒/子玥：爹/師父！

子玥：反正台上有子玥師兄，用不著我，（自嘲）我在台下演演也好，真累，先睡

了。(下)

沈師父：子玦！

子玥：師父，子玦不懂事，您別生氣了。

芥兒：是啊，爹。

沈師父：芥兒，把錢按例分了，子玦喝酒胡鬧，他那一份扣起來吧！（下）

芥兒：是。

子玥：(待沈師父下)芥兒，你把我那份分給子玦吧。

芥兒：師兄，你又要偷偷把錢給子玦啊？

子玥：子玦家裡還有弟妹等著用錢，我沒有家累，平常在班子裡也用不到錢，不要緊的。

芥兒：喔。(打開包銀，驚叫)趙老闆太苛刻了吧！這只有當初說好的一半呢，別說是大家的例錢，連租衣箱的錢都不夠，上海開銷又比蘇州貴得多，接下來是叫玉霓班喝西北風嗎？

子玥：唉，時局不好，上座也越來越不好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芥兒：有了！剛才那兩個小姐不是想學戲嗎？她們會付學費的，這麼一來不就有錢了麼？師兄，就我們倆偷偷地去教戲，爹不會發現的。

子玥：這……好吧。

(燈暗，第一場完)

第二場 叫畫

場景：時間同前場，上海郎家的花園。

(換場中空笛〈拾畫〉【顏子樂】「則見風月暗消磨」，旋律漸止，傳來芥兒允心的笑聲，燈亮，小花園中子玥正在教戲，芥兒允心坐在一旁桌椅喝茶觀看著。)

雅禾：(唱〈拾叫〉【千秋歲】)小嵯峨壓的旂檀盒，便作了好相觀音俏樓閣，片石峰前，片石峰前，多則是飛來石三生因果，請將去在爐煙上過，俺頭納地添燈火，照得他慈悲我，俺這裡盡情供養，他於意云何。

(此段可兩人一同動作或可雅禾自己獨力演出，子玥跟著按板哼唱或是撥笛。此段演出不帶畫軸，不著水袖厚底。)

允心：表姐，你真厲害，顧子玥一教你就會了呀。

雅禾：是顧先生教得好。

子玥：是郎小姐冰雪聰明。

允心：慢著慢著，你們倆這些日子以來，都這樣顧先生郎小姐地打招呼嗎？未免也太生份了吧。

雅禾：我原本要喚顧先生老師的。

子玥：(急忙打斷雅禾)這不成、不可以的！

芥兒：師兄你也太緊張了，不如這樣，咱們年齡相近，如果郎小姐不介意，就像我和允心一樣，直稱名字吧。(轉頭握起允心的手搖擺，兩人相視微笑，

已然成為感情很好的姐妹淘了。)

雅禾：也好。子玥，還請你多多指教。

子玥：好說，郎……(小姐二字未出口，三人盯著他看，子玥略帶靦腆)嗯，雅禾。

允心：(看看兩人間尷尬的場面，低聲向芥兒)怎麼你師兄在台上風流多情，下了台跟根木頭似的。

芥兒：(忍笑)我爹教他演台上的戲，可從沒教過他怎麼和台下的真女人講話呀。

允心：(靈機一動，唱起〈佳期〉【十二紅】取笑郎顧二人)小姐小姐多風采。

芥兒：(很有默契地接唱，並帶起身段動作)子玥子玥濟川才。

允心/芥兒：一雙才貌世無賽，堪愛，愛他們兩意和諧……

(雅禾當作她們興起唱上一段，並未多想，子玥思及劇情，緊張地羞窘起來。)

子玥：(打斷允心芥兒的唱)芥兒！你再鬧我生氣了！

(允心芥兒笑鬧一陣)

芥兒：好好好，不鬧你們了。(正色朗聲)允心啊，你看看人家柳夢梅〈拾畫叫畫〉都排了一半了，你這杜麗娘〈寫真〉連墨都沒開始磨，還在這兒看戲喝茶，怎麼趕得及上台啲？

允心：是呀，那我可得多加油了，(清清喉嚨，韻白)春香。

芥兒：(韻白)小姐。

允心：(起身欲下，韻白)隨我來。

芥兒：(韻白)是。(作玩笑偷看顧郎二人貌，允心芥兒下)

雅禾：(喝了口茶)剛才的戲……(抬眼望子玥，希望他講解評點)子玥？

子玥：(原本低頭瞧著手中杯子，聽到雅禾喚他才抬頭)挺好的……

雅禾。(迎向雅禾眼神，略帶慌張地作勢飲茶，卻尷尬地發現杯中已沒有水了。)

雅禾：(淺笑，為子玥倒茶)接下來的戲……

子玥：(略帶癡傻地看著雅禾幫他倒茶)接下來？

雅禾：是啊，(覺得子玥的靦腆很可愛，但認真請學。)這柳夢梅把畫軸捧進書館瞻禮一番，發現這是幅行樂圖，看了杜麗娘題的詩，怎麼就癡癡傻傻地叫喚起來？在台上怎麼演啲？

子玥：這……(找不到辭彙說明)我還是先示範一遍，你呢，就站在這兒，就台上桌前掛畫的位子看著啊。

(雅禾站到台中間，子玥準備演出〈叫畫〉【鶯啼兒】)

子玥：(韻白)咦，這美人卻好半枝青梅在手，看起來似提掇小生一般。

雅禾，別忙著記身段，先注意看著我的眼神。

雅禾：喔。(停止比畫身段，站妥在台中間，儼然是畫中美人。)

子玥：(唱〈拾叫〉【鶯啼兒】)他青梅在手詩細哦，逗春心一點蹉跎，小生待畫餅充饑，姐姐似望梅止渴，未曾開半點么荷，咦，他含笑處朱唇淡抹。

(此段演出子玥身段與傳統演出相同，將雅禾作畫中美人，僅在兩人眼神接觸時子玥略為退縮，雅禾眼神不避開，反而更熱切地看向子玥。)

雅禾：(唱)且看他神色慌張，全不似台上模樣，

莫非他將我比作杜麗娘。

我心兒羞眼波漾，怎捨不看癡柳郎。

子玥：呀，(唱)任台上演多少才子帝王，心湖未曾起波浪，今朝為何全走樣。

她含笑亭亭將我望，恰便似畫中麗娘望柳郎。

(此段走位設計可依循【鶯啼兒】，但改為雅禾作柳夢梅，子玥反作畫中美人，身段動作未必要一致，但兩段唱罷雅禾正好作完「朱唇淡抹」動作。)

雅禾：(小生韻白)美人，你這雙俊俏的眼睛，好不顧盼著小生，小生走到這邊，他也看著小生，小生走到那邊，哪哪哪，他又看著小生，美人吓，你若見愛小生，何不請下來相叫一聲何妨？請吓，請請請吓。

(作揖起身，略興奮的)子玥，你覺得如何？這樣作行麼？

子玥：呃，還行。(自覺盯著雅禾看的眼神太過癡迷，不好意思的低頭輕笑)哈哈，這柳夢梅……(韻白，自嘲地)好癡也。

雅禾：傻得可愛呀，(兩人走回桌椅處喝茶)也不枉杜麗娘愛他愛得死去活來。看過《牡丹亭》，天下女子哪一個不想找個至情至性的柳夢梅呢？(不經意看向子玥，淺笑。)

子玥：(尷尬地想轉移話題)後來柳夢梅在杜麗娘的畫上和了一首詩，(清唱【簇御林】)**他題詩句聲韻和**，(看向雅禾，心虛地低聲，聲音漸小)**猛可的害相思顏似醜。**

雅禾：然後呢？(突然靠近，好學地盯著子玥看)

子玥：(略呆地開口)然後柳夢梅就開始叫喚畫中的杜麗娘了。

雅禾：怎麼叫？

子玥：(不敢迎向雅禾好學的眼神，盯著桌面，靦腆地，韻白)噲，小娘子，美人。

雅禾：(心無旁騖認真地模仿子玥語調動作，小生韻白)噲，小娘子，美人。

子玥：(鼓起勇氣放下矜持，轉頭注視雅禾，朗聲，韻白)俺那嫡嫡親親的姐姐吓。(語罷雅禾迎向子玥的注視，原要開口模仿語調，但見子玥眼神由靦腆轉為熱切，反而害羞起來。)

芥兒：(幕後，打破雅禾子玥間的凝視。)師兄，不好啦。(允心芥兒急上)師兄，我爹來了！

子玥：師父來了？

允心：是啊，戲園的趙老闆帶沈師父來拜訪舅舅，說是要謝謝舅舅贊助了戲園一筆錢，我和芥兒在前頭排戲就被沈師父給碰上了。

芥兒：我本想騙爹說我只是來找允心玩兒，誰知道正巧爹就聽見了你的聲音，現下他在跟郎先生說話，我看他臉色不悅，咱們還是趁早回去吧。

子玥：好，我們快回戲園去！(和芥兒連忙要走)

雅禾：子玥！

子玥：(停住腳步，轉身)雅禾，我師父定會生氣的，你的戲我也不曉得能不能教下去，這樣吧，你有空就到戲園來看我演出，有問題就到後台來找我。

雅禾：好……我會去的。

子玥：(下場前，對雅禾，輕聲，韻白)美人吓，(清唱，用〈叫畫〉【尾聲】旋律)
只怕你有影無「情」盼殺我。
(空笛重複〈叫畫〉【尾聲】旋律，燈暗，第二場完)

第三場 錯夢

場景一：同樂戲園後臺

(沈師父坐在一旁煩躁地抽著煙桿，夥計石頭奉上一杯茶，下場前留意到子玥和芥兒正在罰跪，剛下了戲的子清子英子玦拿著戲服道具上。)

子玦：(看著子玥心高氣傲地冷笑)原以為只有我會演台下的戲，子玥師兄，想不到你也能演啊！郎家大小姐可是被你迷得暈頭轉向了麼？

(沈師父聞言更氣，拿起煙桿要打人。子清子英連忙攔住。)

子英：師父，子玥師兄也是好意想多掙點錢……

子清：師父！你別罰芥兒了，她也是為了咱玉霓班好啊。

沈師父：誰再求情，就跟他們一起跪去！

(子玥搖頭，眼神示意子清子英先離開。趙老闆上。)

趙老闆：子玦啊，你這鄭元和演得好，演得好啊！尤其是那蓮花落，唉喲，唱得我心都疼了。(握起子玦的手放到胸口磨蹭)

子玦：(藏起傲氣，笑，但輕巧地把手抽回來。)多謝老闆。

趙老闆：沈師父，我看子玦的戲演得比子玥好太多了，你別老排戲給子玥，多排點戲給子玦嘛，票房也許賣得更好啊。

沈師父：哼，我玉霓班賣的是戲，(看向子玦)不是人。

趙老闆：(輕蔑地掃了沈師父一眼)要不是郎先生和子玦，你玉霓班在上海還撐得下去嗎？(轉向子玦滿臉笑容，摘下一枚金戒指)子玦啊，來來來，這是我給你的打賞，等會兒到我那兒去吃夜宵啊。(將戒指塞在子玦手裡，下。)

子玦：(收起媚笑，將戒指拿在手上看了一會兒，想把戒指拿給沈師父。)師父……

沈師父：(用煙桿指著子玥和子玦)你們倆……(怒極咳嗽)

芥兒：爹！(起身扶沈師父坐下)

沈師父：(微咳無力)真是我教的好徒弟啊，把自己看賤成什麼了？

子玦：(自嘲地笑道)不過就是個戲子罷了，(看著手中的戒指，哽咽地隨口哼唱〈刺虎〉【滾繡球】)俺切著齒點絳唇，搵著淚施脂粉。(將戒指往沈師父面前一擺)師父，我只是想演戲而已……(收起自憐，轉為略帶瘋狂的笑，繼續哼曲，下)

沈師父：(看著戒指，搖頭長嘆)唉……

芥兒：爹，對不起，我不該和子玥師兄偷偷地去教戲，以後不會了，真的，我發誓子玥師兄沒有故意勾引郎小姐，他跟子玦師兄不一樣的。

沈師父：(看向子玥)真的？

子玥：師父，子玥沒有做出有辱玉霓班的事兒。(看向師父，但思及暗生的情愫，

不免有些心虛。)

沈師父：你……(猜測著子玥的心虛，猛地又是一陣咳嗽。)

芥兒：(連忙起身拍著沈師父的背)爹，您就別生氣了，我扶您回房休息。

沈師父：子玥，你是我養大的，台下的動作神情，台上的舉手投足，我無一不熟悉，你當師父老了看不出來，難道師父的耳朵也聾了，聽不出你是真情還是作戲嗎？

子玥：師父……

沈師父：你跪在這兒好好想想，子玥倒是有句話是對的，(起身，芥兒扶著)咱們，不過就是個戲子罷了……(芥兒沈師父下)

子玥：師父，子玥是明白的。(隨口清唱〈叫畫〉【集賢賓】)蟾宮何得近他，怕隔斷天河。只是我這心，唉，怕是再也靜不了了。雅和呵，(唱)

我與你按板度曲後花園，餘韻潺湲在耳邊。

動情根，抹不去滿眼底笑容花顏。

想當初靈思清靜，

我入戲悲歡自在，一人千面。

如今我演不得負心狠眼，

說不得絕情狂言。

怎奈何蟾宮客登天路遠，

我只得虛空摹擬見嬋娟。

淚盈盈、割不斷情絲一線，

空幽幽、寂寥戲園滿是怨。

盼這月，暗傳東，眷戀著綺窗人面，

盼這月，偷魂去，容我夢裡能續緣。

(子玥跪著朦朧睡去，燈暗，轉場景二)

場景二：夢中郎家花園

(此段夢境演出子玥、雅禾、允心用韻白，子清用蘇白，趙老闆用淨行韻白，唱段音樂同〈錯夢〉，身段設計亦可參考應用，演員身上著傳統戲服用砌末道具，以示為夢。)

(子玥穿著巾生褶子，持扇上。)

子玥：(韻白)十里平康風露幽，美人家住大橋頭。趁此月明夜靜，我子玥走訪小姐去也。

(郎家花園前子清扮小廝。)

子玥：啊，小哥，你家雅禾小姐在麼？

子清：(瞄了子玥一眼，冷淡的，蘇白)在呀，不過她待會兒要出去，就不請您進去奉茶了，您是哪位呀？

子玥：(韻白)小哥，還請您通報一聲，我是子玥，連日多次來訪的呀。

子清：(蘇白)是嗎？哎，我就說我家小姐待會兒要出去，沒空替你通報了！你這等人要見我家小姐，哼，你在這兒慢慢等吧。(作閉門科)

子玥：呀，(唱〈錯夢〉【折桂令】)看他徑鎖門槓，將人不睬而別，噫，我恨不得打，打斷銅環，好教人踹破這雙靴。(韻白)怎麼就進去了，待我再叩門。

(允心上)

允心：(韻白)何人叩門？

子玥：(唱〈錯夢〉【江兒水】)繡戶傳嬌語。(忙整衣冠，允心作開門科)雅禾？啊，原來是允心。允心吶，你家雅禾小姐可知我顧子玥在此等她？

允心：(冷淡，韻白)俺姐姐說，從來不認得什麼唱戲的顧子玥！

子玥：(韻白)怎說不認得？我不信，你讓我進去見她……

雅禾：(幕後，韻白)允心，車備好了麼？

(趙老闆摟著雅禾上)

趙老闆：(唱〈錯夢〉【僥僥令】，或用數板)銀河清影瀉，珠斗淡明滅，夜漏沉沉天街靜，醉擁著佳人閒步月。

子玥：(大驚)雅禾！

雅禾：(韻白)何人喧鬧？

子玥：(韻白)我是子玥呀！我來此教戲，日日在後花園裡與你度曲，你忘了麼？

雅禾：(韻白)哪有此事，我們逛街跳舞，好不快活，哪個要唱什麼戲？我何曾在此見你呢？(停頓思考)喔，我想起來了，(子玥見狀眼神一亮。雅禾看向身邊的趙老闆，嬌笑。)趙老闆，這不就是你同樂戲園裡的戲子麼？

趙老闆：(韻白)是呀，不過就是個戲子罷了。如今我同樂戲園改作電影院，多賺錢吶，再也不演那些沒人看得懂的戲了，雅禾小姐，你和允心小姐隨我到同樂看電影去吧！

子玥：(韻白)雅禾！

(子清扮小廝持車旗，趙老闆左右擁著雅禾允心分別上車，子玥原要攔住雅禾，搭住一邊車旗，雅禾抓回車旗作關門狀，子玥跌倒在地。)

雅禾：(韻白)看仔細。(溫柔又憐憫的，欲伸出手扶子玥。)

趙老闆：(韻白)沒關係的。(在子玥之前握住雅禾伸出去的手，十指交握)

眾人合：(韻白)不過就是個戲子罷了，哈哈……

(子玥坐在地上伸手看著四人，燈暗，四人下，轉回場景一，口語動作自然。)

(子玥跪著睡著了，子英拿著褶子悄悄披在子玥身上。)

子玥：(被子英的動作驚醒，朦朧間捉住子英的手)雅禾！

子英：師兄，我是子英。(慢慢扶起子玥到桌旁坐下，倒了一杯茶給他。)雅禾？就是那個郎家大小姐吧。(子玥無語，只是默默喝茶。)你喜歡她嗎？

子玥：(驚)不！沒有！我怎會喜歡她？(想起夢中場景)我怎能喜歡她……

子英：師兄，我們倆打小一起配戲，你的眉眼聲情我看得最清，你是喜歡郎家大小姐，只是人家喜歡你麼？

子玥：我……我不知道。或許，她和趙老闆看子玥一樣，只想讓我演她想看的角色，只是把我當成個戲子，只是個戲子罷了，除非我不作戲子，不然我怎可能配得上她……

子英：(衝動的)那就爲了她不作戲子吧！

子玥：什麼？

子英：師兄，每回我唱〈離魂〉都想，杜麗娘怎會爲了愛情連命都不要了呢？我想不明白，但我爲了三生石上註定的那個人，(頓，眼光放遠，似乎看著某個人)爲了跟他在一起，就算不是爲他死，想必也會爲他放棄什麼的。

子玥：這……

子英：師兄，你聰明用功，師父教的你哪樣不是一學就會，行行出狀元，不怕沒一口飯吃！

子玥：那師父怎麼辦？玉霓班怎麼辦？

子英：(衝口而出)玉霓班還有子玦！(自覺不妥，緩道)師父還有我們，可你，只有一個郎雅禾。

子玥：(點頭，充滿勇氣)我得讓她明白我的心意，如果她願意和我在一起，我知道我該做什麼了！子英，謝謝！

子英：別客氣，早點睡吧，師兄。

(子玥充滿感激地擁抱了子英，欣喜地奔跑下台。略帶醉意的子玦慢步上場。)

子玦：(拍掌冷笑)好一幅兄友弟恭、難分難捨的畫面啊。

子英：回來啦。(聞到子玦身上的酒味)又喝酒了？

子玦：(帶醉低語)逢場作戲，仰人鼻息……要是得罪了趙老闆，玉霓班怎能在這待下去……哼，那顧子玥乾淨得像天上的月亮，(將重心搭在子英身上)要你喝嘛……我又捨不得。我不喝成嗎？

子英：別喝了吧，傷嗓子。

子玦：喲，咱子英師兄也會關心我這小師弟的嗓子啊。(醉笑，伸手要去逗子英)

子英：(將子玦的手推開，子玦搖晃著要倒，子英連忙將他扶住，輕嘆。)明天起，有時間就多練功，找我對對戲，別再跟趙老闆胡鬧了，早點睡啊。(溫柔地拍拍子玦的肩，欲下場。)

子玦：(朗聲，無比清醒的)胡鬧？連你也覺得我胡鬧？子英，爲了三生石上註定的那個人，你會放棄什麼？

子英：(轉身望向子玦，平靜但略帶著尋求答案的眼神)你呢？你會放棄什麼？

(燈暗，第三場完)

第四場 密誓

場景一：郎家花園

(雅禾自己在花園裡練習〈拾叫〉身段，但心不在焉，頻頻望向門口。)

雅禾：子玥呀子玥，(唱)

我與你按板度曲後花園，餘韻潺湲在耳邊，
俏情芽，遮不去滿眼底純真笑顏。
想當初心似靜湖，

不在乎緣分深淺，情漪未現。
如今我只演得酡顏醉眼，
只說得含羞情怨，
可嘆那廣寒宮深天台遠，
望不見郎君折桂到眼前。
羞答答，怕人見情絲盈眼，
空幽幽，寂寥花園無人戀。
盼雙星，聽我言，看顧著綺窗人面，
盼雙星，佑我緣，容我能圓廝守願。

允心：(無精打采地踱入)表姐，今天芥兒他們大概來不了啦。

雅禾：是嗎？(裝做不介意)我們自己練啊。

允心：喔。(一樣無精打采)

(袁穎上)

袁穎：雅禾、允心，原來你們倆在這，一起去同樂戲園吧！石頭說今晚演《長生殿》呢。

雅禾：這麼早去？

袁穎：(心虛的)石頭說……他幫我留了玫瑰甜糕，要我去嚐嚐。

允心：喔。(觀察著袁穎的古怪神情)

雅禾：袁穎，石頭只幫你留了甜糕，別人可沒有，我們去做什麼呀？

允心：哈，表姐，袁穎去吃甜糕，你當然是去看……(作了個小生打揖動作，取笑輪到雅禾羞怯尷尬)戲呀。

(燈暗，轉換至場景二)

場景二：同樂戲園後臺

(子玥和子英看著手摺〈密誓〉戲詞，比畫身段。夥計石頭指示雅禾子玥所在之處後下場，雅禾偷偷在一旁觀看。)

子玥：(韻白)妃子在此作何勾當？

子英：(韻白)今乃七夕之期，陳設瓜果，特向天孫乞巧。

子玥：(韻白)妃子巧奪天工，何須更乞？

子英：(韻白)惶愧。

子玥：(韻白)妃子，朕想牛郎織女隔斷銀河，(與雅禾四目交接)這相思……真非容易也。

子英：(韻白)便是。(等著子玥開唱，但子玥並未出聲，充滿疑惑地順著子玥目光看到了雅禾。頑皮地笑了笑，改念〈絮閣〉戲詞，韻白，充滿醋意的。)陛下致疾之由，妾倒猜著幾分了。

子玥：(癡癡望著雅禾，並未發現子英改詞，自然熟稔地接下去，韻白)妃子猜著什麼來？

子英：(韻白)哪，(順著子玥目光指至雅禾，隨口清唱〈絮閣〉【出隊子】，取笑貌。)都只為相思縈繞。

子玥：(韻白)相思，哈哈(尷尬地看向子英)怎說是相思兩字。

子英：(識趣的)唉呀，師兄，你瞧瞧，我這演的是哪齣，怎麼把〈密誓〉接去〈絮閣〉啦？這樣吧，我去找子玦，讓他幫我擷個笛，你呢，你就和(韻白)「梅精」(偏頭瞄了下雅禾)在此坐坐。(下)

雅禾：(走近子玥)今晚演《長生殿》啊？

子玥：嗯(不自在地收拾東西)，演〈絮閣〉和〈密誓〉，子英的貴妃。

雅禾：(一手拿起子玥擺在桌上的髯口，比在子玥面前。)你扮唐明皇？挺好的。

子玥：(低頭暗道)雅禾，我有句話兒……

雅禾：但說何妨？(指頭玩弄著髯口)

子玥：(聞言看著雅禾，她玩著髯口，彷彿正碰觸著自己，子玥更加羞窘。)我……(〈密誓〉【鶯簇一金羅】笛聲揚起，自然而然地，子玥以曲代語。)提起便心疼，念寒微侍掖庭。

雅禾：(【鶯簇一金羅】「更衣傍輦」旋律未斷，子玥拿走髯口，緊握住雅禾的手。)子玥？

子玥：(接唱)多榮幸，瞬息間，怕花老春無剩，寵難憑，論恩情，若得個久長時死也應，若得個到頭時死也瞑。(【鶯簇一金羅】旋律音量漸小)雅禾，我不該對你動心，我自知……

雅禾：別！(阻止子玥貶低自己，含情脈脈)我明白，不要緊的。(唱)

休心慮不須怨命，
縱有銀河隔雙星。
願與你酥兒拌蜜膠黏定，
莫教我長門冷寂忍悲哽音。
願與你不離不棄須臾頃，
莫教我斷腸紅顏獨淚零。

子英：(清了清喉嚨，緩步上)師兄，我嗓子疼，這詞，得麻煩郎小姐與你對了。

雅禾：我？

子英：是啊，(遞給雅禾小手摺)就從唐明皇和楊貴妃對天盟誓開始。(對子玥)師兄，子玦給我燉了個梨，就不分你吃了啊，(裝模作樣的)唉呀我嗓子好疼吶……(下)

子玥：(了然一笑，轉向雅禾)來吧，來陪我，(幫雅禾翻開手摺，指，韻白)雙星在上，我李隆基。

雅禾：呃，(略帶遲疑的，韻白)我楊玉環……

子玥：(看著雅禾滿意地領首，本該兩人同唸，但雅禾含羞低頭盯著手摺無語，子玥獨唸，韻白)情重恩深，願生生世世共為夫婦，永不相離，有渝此盟，雙星鑒之。(閣起手摺，放在雅禾手心，再合掌握起雅禾的手，韻白)在天願作比翼鳥。

雅禾：(在子玥的眼神引導下)在地願為連理枝。

子玥：(韻白)天長地久有時盡，此誓綿綿無絕期。(跪)

(〈密誓〉【尾聲】旋律響起，雅禾含羞將子玥扶起，此處可配合音樂設計身段動作，【尾聲】結束，燈暗，第四場完，中場休息。)

第五場 秋江

場景一：郎家花園

(郎先生、雅禾、允心對話。)

允心：舅舅，您就答應吧。

雅禾：爸爸，請您答應吧。

郎先生：不過是學個戲，你怎麼就把心給搭進去了！

允心：舅舅，顧子玥人真的很好。

雅禾：子玥會對我很好的。

郎先生：好？戲唱得好能給你好生活嗎？

允心：(衝動的)舅舅你原來是個嫌貧愛富的人！(郎先生本想要解釋)

雅禾：我喜歡他，只想要和他在一起平安幸福的過日子。

郎先生：平安？雅禾，時局亂著呢，上海歌舞昇平的日子沒剩多少了，允心他父親才叫我趕緊離開上海，你挑這時候跟我說想嫁人？雅禾啊，你就別出難題讓爸爸頭疼了吧！

雅禾：爸爸，求求你了。(跪)

一戲為媒姻緣訂，

一曲為聘值千金。

真心價比連城璧，

願效文君鸞鳳鳴。

郎先生：別跪了，你知道爸爸捨不得啊，(將雅禾扶起，嘆)你和你媽媽真像，不是我嫌顧子玥，我知道他是憑一身本事掙飯吃的，當年遇到你媽媽以前我可是什麼都沒有，是她不嫌棄我，拋下一切跟我到上海來，一滴一點地攢起這個家，可惜她福薄，日子好了，她卻走了……

雅禾：爸爸……

郎先生：從小哪一件事兒我不寵著你，顧子玥人也不差，只是……唉，我捨不得你吃苦，更捨不得你嫁人吶。

允心：舅舅，您如果不嫌棄顧子玥，只是捨不得表姐嫁人，我倒有個好法子！

(燈暗，轉場景二)

場景二：同樂戲園後臺

(子玥跪在師父面前，沈師父坐著，玉霓班眾人站在一旁)

沈師父：顧子玥！(怒極，拿起煙桿作勢要打)

子英：(攔)師父！子玥師兄和郎小姐相愛，郎先生又捨不得這唯一的女兒，除了讓師兄入贅郎家，別無他法了啊。

沈師父：我玉霓班不賣人！(咳)

子清：子玥師兄，離開了玉霓班，你能做什麼？從小學戲吃的苦、你的天賦、你一身本領不全都白費了嗎？

芥兒：(已哭紅了眼)師兄，我明白你和雅禾的感情，只是你怎麼就忍心離開我們呢？

子玥：(淡然)師兄離開玉霓班未必不好，戲裡才子佳人總該是在一起的。

沈師父：(聞言更怒)那是戲啊！

子玥：師父，您的養育之恩是子玥一輩子都還不起的，但如今郎先生願意給我機會，只要我離開戲班，跟他學作生意，我就能和雅禾在一起，師父……

沈師父：好！你走！你們都走！這泥沼似的舞台，散了也好！(狂咳)

(芥兒子清服侍著沈師父，沈師父推開他們的手，獨自沉重地走向下場門。)

子玥：(慎重地跪拜)多謝師父成全。

(燈暗，轉場景三)

場景三：黃浦江畔

幕後：(唱〈秋江〉【山歌】)滿天子介風霧，日影子介暖，遠波疏林，月影子介寒，看南來北往流不盡相思淚，別時容易見時難。

(眾人陸續上台，芥兒、子清、允心、袁穎、石頭走在前頭，子玥牽著雅禾的手默默跟在後頭，子清和石頭手上幫忙拿著行李)

芥兒：(哽咽)允心，我真捨不得你走。

允心：芥兒，到了台灣，我會寫信給你的，說不定沒多久時局好了，我們馬上就回上海，別哭嘛。

袁穎：但願如此，你和雅禾一定要多保重。

子玥：芥兒……(芥兒負氣不應，子玥失落，雅禾輕拍安慰他)子清，就拜託你多照顧芥兒和師父了。

芥兒：你這下又記掛著我們了？你知不知道我爹被你氣病了？

子清：芥兒，別這樣，我們該祝福師兄啊。

雅禾：(拿出錢袋)芥兒，這是對沈師父的一點心意……

芥兒：(倔強地)我不要你的錢，我只要我師兄！

允心：(拿過錢袋放在芥兒手中)沈師父病了，總是需要用錢，芥兒，他們倆能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你真要看你師兄心裡過不去嗎？

子清：(幫著勸說芥兒，收起錢袋)師兄放心吧。

子玥：石頭，也拜託你了。(石頭點頭回應)

袁穎：在你們回到上海前，我會常常去同樂戲園探望沈師父的。

雅禾：謝謝你。唉，真不知哪天才能再回到上海？(望向江面)這孤雁秋水，真是更添離愁啊。(唱〈秋江〉【小桃紅】)秋江一望，淚潸潸。

芥兒：(接唱，害怕自己孤身一人)怕向那孤蓬看也。

子玥：(接唱，心中仍懷著對玉霓班的愧疚)這別離中生出一種苦難言。

允心：(接唱，還是捨不得芥兒和袁穎)恨拆散在霎時間。

雅禾：(接唱，捨不得芥兒，卻覺得芥兒討厭自己了)都只為心兒裡，

子清：(接唱，伸手抹去芥兒眼淚，決定不讓芥兒感到孤單)眼兒邊，
子玥：(接唱，把苦都往心裡去)血兒流。
芥兒：(接唱，害怕自己被子玥三人拋棄了)把我的香肌減。
眾人：(合)恨殺那野水平川，生隔斷銀河水，斷送我春老啼鴉。
(註：此段眾人各有心思地輪唱，身段走位可交錯安排)
芥兒：師兄，你還記得這支〈秋江〉【小桃紅】，是你瞞著我爹，偷偷教我的第一首曲子嗎？
子玥：記得，玉霓班的一切，我都會記得。(將手中小包遞給芥兒)芥兒，這是我學戲抄寫的手摺，我留了幾本在身邊做紀念，這些，就請你轉交給子清和子玦吧。
芥兒：雅禾，你可得好好幫我們照顧師兄，他從小在玉霓班長大，從此你就是他唯一的家人了。
(〈秋江〉【尾聲】旋律響起)
允心：時候不早了，船快開了。
袁穎：保重。
(子清石頭將行李箱遞給子玥，雅禾允心子玥三人依依不捨地下場)
芥兒：(目送三人離去，坦然一笑)師兄，雅禾，祝你們幸福。
(〈秋江〉【尾聲】旋律漸小，燈暗，第五場完。)

第六場 受吐

場景：台北郎家
(民國四十年，台北郎家，與上海郎家相較空間較小，光線偏暗，場中眾人坐在大桌旁飲酒交際。台側放床帳、小桌，桌上有茶具。)
眾人：(合唱〈受吐〉【沉醉東風】)泛霞觴瓊漿漫啜，簇冰盤珍饈齊列。
陳董：來來來，乾了這一杯。
子玥：(勉強飲下)我不能喝了……
林董：(台語)少年仔，我們台灣人說「杯底不通飼金魚」，要跟我談生意就先把這三杯乾掉。
子玥：我……(搖手說不，但林董陳董把酒杯湊到子玥嘴邊，強迫他喝乾)
陳董：這樣才對嘛，顧老弟，做生意跟喝酒一樣，要有氣魄！
子玥：不能喝了，真的不能喝了。(趴)
林董：(不悅)你不喝不給我面子嘛！
郎先生：林董，年輕人不懂事，來，這杯我代他喝！
林董：郎董，你這女婿人不錯，就是不懂事，哪樁生意不是在酒杯裡談出來的？
郎先生：是是是，您大人大量啊，來，這杯給您陪罪了。
陳董：我聽上海來的朋友說，顧老弟以前在上海是搬戲的啊？
郎先生：呃，那都是從前的事了。

林董：唱戲的？難怪……人家是說得比唱得好聽，顧老弟大概是唱得比說得好聽，不是個作生意的料。

郎先生：是是是，他還得多學學，再喝一杯吧！

(雅禾返家，心情愉悅。)

雅禾：裁新衣理新妝蓬瀛曲會，
聚舊友度舊曲繁華夢回。

陳董：郎董，我們先走了。

林董：下回一起去我那兒喝酒，那掃興的(瞄向趴在桌上的子玥)就別去了。

郎先生：慢走啊。(陳董林董下)

郎先生：回來啦，(瞄向子玥)唉，你把他扶回房裡睡吧。

雅禾：(輕拍趴在桌上的子玥)知誠！

子玥：誰？

雅禾：我是雅禾，知誠，回房去吧。(扶起子玥)

子玥：(醉眼迷濛)知誠？

雅禾：(將子玥扶至床帳安頓好)知誠……

子玥：(用力推開雅禾)我不是顧知誠！

雅禾：(微驚，仍溫柔地照料子玥)你酒喝多了，忘了我們結婚前你就改名了嗎？這名還是吳教授幫你取的呢。

子玥：(微怒)我不是知誠，我是子玥，只會唱戲的顧子玥！

雅禾：好好好，子玥。(閒聊貌)今天我去找吳教授，他跟從前在學校一樣，在台灣又弄了個曲會呢，好多從前上海曲社的朋友都來了，下回我們一起去那兒唱曲好嗎？子玥……

子玥：(醉語，自言自語貌)不，我不唱戲了！我要學做生意，我不是顧子玥，我是顧知誠！(嘆)什麼都不會的顧知誠！(唱)

不該衝動將戲臺棄，

不該負義離了玉霓。

不該天真妄為生意，

不該拒酒反成爛泥。

我好比癡秦種賣油忙煞，

困貧窮付不起買笑清茶。

我好比潘必正秋江淚灑，

困落第盼不得衣錦還家。

我好比傻張珙待月病垮，

困普救尋不著解圍義俠。

我好比李隆基霓裳舞罷，

困馬嵬禁不住眾軍喧譁。

雅禾：(子玥吐介)哎呀！這可是我新作的衣裳。

子玥：顧知誠？顧子玥？現下，我扮的又是誰？(睡)

雅禾：(原要收拾身上穢物，聞言停住，唱)

聽他言驚得我思緒紛亂，
歷數載他才吐醉後真言。
原來他不情願將名改換，
思戲臺想戲班不能回還。
心疼他在商場才能不顯，
為生計廣交遊難辭酒筵。
早晚間遭人嫌話語輕慢，
我不得解他憂心內怎安。

子玥：茶……

雅禾：喔，好。(到小桌上取茶給子玥喝)

子玥：燙。

雅禾：等等。(吹涼，給子玥喝，直到喝完)還要嗎？

子玥：不要了。(又睡)

雅禾：子玥？知誠？又睡了呀。(嘆)知誠也好，子玥也好，原來你心裡這麼苦，卻不願說與我知道。(唱)

透心事你悔將玉霓拋撇，
擾亂我鏡花影琴調瑟協。
你那裡醉中天神夢飛越，
敢是到舊戲園曲韻唱疊。
我這裡捱盡了迢迢長夜，
求上天雞鳴時遲些緩些。
但願你好夢醒心非冷鐵，
不忘卻昔日裡情深誓約。

子玥：(雞鳴，醒介)頭好疼啊。咦？雅禾？你怎坐在哪裡？一夜沒睡嗎？

雅禾：沒事，就睡不著，你頭疼啊？我給你揉揉。

子玥：你這衣裳……唉呀對不起對不起！我吐了你一身，你怎麼不趕緊換下呢？

雅禾：喔，(經子玥提醒才想起還穿著髒衣服)不要緊的。

子玥：雅禾，謝謝你照料了我一晚。

雅禾：(生份的，迴避著子玥的眼神)喔，不客氣。(思忖著該怎麼開口)

子玥：(尷尬的沉默後)你昨天去曲會好玩嗎？

雅禾：本想唱《琵琶記》的〈盤夫〉，可惜沒人會唱蔡伯喈。不如你陪我唱上一段。

子玥：現在？好啊。

雅禾：(雖是演牛小姐，但也是心中疑問，韻白)你自到我家，不明不暗，似醉如癡，終日憂悶，爲著甚的？還是少了吃的呢穿的啊？

子玥：(尚未察覺雅禾異狀，單純對戲，韻白)夫人你哪知我的究理？

雅禾：(韻白)相公你每日呵，(唱〈盤夫〉【紅納襖】)你吃的是煮猩唇和那燒豹

胎，穿的是紫羅襪，繫的是黃金帶，你出入呵，只見五花頭踏在你馬前擺，三簷傘兒在你頭上蓋。(韻白)你莫怪我說。

子玥：(韻白)但說何妨？

雅禾：(接唱)你本是草廬中一秀才，今做了漢朝中棟樑材，你有甚不足，只管鎖了眉頭也，唧唧噥噥不放懷。

子玥：(韻白)夫人，(接唱〈盤夫〉【前腔】)我穿著紫羅襪倒拘束得我不自在，穿著這皂朝靴怎敢胡亂踹，口兒裡吃幾口慌張張要辦事的忙茶飯，手兒裡拿著個戰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嚴子陵登釣台，免做得楊子雲閣上災。(韻白)似我這般爲官呵，只管待漏隨朝，可不誤了秋月春花也，枉干碌碌頭又白。

(註：此段身段設計可同〈盤夫〉，雅禾以曲代情探問子玥，子玥本無感覺，但唱段結尾他察覺到雅禾似乎意有所指。)

子玥：怎麼啦，你去曲會玩得不開心嗎？

雅禾：你呢，你開心嗎？現在的生活真的是你想過的日子嗎？

子玥：(對於雅禾的提問略感驚訝，但不動聲色地隱藏心事)現在很好啊，平平安安的，有什麼不好？

雅禾：如果不想作生意，或許在台灣你還是有機會可以登台演戲的。

子玥：我偶而陪你唱唱曲子就心滿意足了，戲，還是不演的好。

雅禾：子玥……

子玥：怎又叫我子玥，如今我只扮演一個角色，我是你的丈夫顧知誠，認真賺錢爲了讓郎雅禾幸福快樂的顧知誠！

雅禾：(唱)他藏心事將醉語全忘卻，
我感真情將憂思暫拋歌。

子玥：(唱)暫拋歌商場挫折梨園業，
與你做宿花雙蝶同心結。

(燈暗，第六場完。)

第七場 埋玉

(民國五十年，台北郎家，光線較前場亮，場中眾人坐在大桌旁拍曲。桌上有曲譜，學生乙擷笛。)

學生甲：(唱〈驚變〉【泣顏回】)花繁穠豔想容顏，雲想衣裳光燦，新妝誰似，可憐飛燕嬌懶，名花國色笑微微，常得君王看，向春風解釋春愁，沉香亭同倚欄干。

雅禾：不錯，多注意氣口和咬字會更好。

學生甲：謝謝老師。

學生乙：老師，師丈人好點了嗎？

雅禾：在房裡歇著呢，也還是老樣子。

學生甲：真希望師丈身體快點康復，常來曲會幫老師擷笛，鶼鶼情深，婦唱夫隨，那畫面可比戲臺上才子佳人更美呢。

雅禾：你們就會拿我說笑。(門鈴響)好啦，我有客人，今天就先到這兒吧。

眾學生：是，謝謝老師。(學生們收拾曲譜、雜物，雅禾送走學生，允心上)

允心：表姐！他們是？

雅禾：到曲會玩兒的大學生，想學唱曲，我就讓他們到家裡來了。怎麼樣，路上還順利吧？

(子玥披衣上，病弱貌)

子玥：允心你總算到啦？你表姐自從知道你要回來，早晚都唸著你呢。

允心：表姐夫，這幾年都在美國，台灣變好多，好多路我都不認識了。

雅禾：你難得回台灣，得好好帶你逛逛。

允心：前些日子我在美國碰到袁穎，還記得嗎？就是從前曲社的袁穎啊，常和我們一起去看戲的，她比我們晚一步離開上海，她說……(看向子玥，斟酌是否要說)

子玥：怎麼啦，這幾年沒有上海的消息，海外消息應該靈通些？

====

(註：以下場景可用舞台另一側演出，或是用允心的話帶過。燈漸亮，子玦和子英正在演出〈擲戟〉【紅納襖】，或是〈驚夢〉後【山桃紅】之類濃情蜜意的戲。)

子玦：(唱〈擲戟〉【紅納襖】)只指望上秦樓吹鳳簫，卻緣何抱琵琶彈別調，香褪了含宿兩梨花貌，帶寬了舞東風楊柳腰，不能夠畫春山眉黛巧，羞見你轉秋波眼媚嬌……

趙老闆：(衝上扯開子玦子英)別唱了！(和子英扭打)你竟敢……

子玦：住手！

趙老闆：一定是這雙狐媚眼睛拐了我的子玦，好，我就把這眼睛刺瞎了！(制服子英，摘起子英頭上珠翠髮簪做勢要刺)

子玦：不可以！(掄起方天畫戟打落髮簪，護住子英，失手擊上趙老闆腦門，趙老闆倒地不起，燈暗。)

====

允心：袁穎離開上海前去了趟同樂戲園，看的正是玉霓班的戲，場子裡冷冷清清，戲演到一半，台下的趙老闆也不知發什麼瘋，衝上台去對那旦角又打又罵，小生拿起棍棒，失手就將趙老闆打死了……

子玥：(急)後來呢？

允心：後來警察來了，封鎖了戲園，也不曉得玉霓班之後去哪兒了。

子玥：唉呀，(唱)

舊消息驚破了月明花祭，
莽子玦護子英死罪怎擔。
亂哄哄鎖戲園玉霓班散，
思舊人憶舊情血淚潸潸。(昏介)

雅禾：知誠！知誠你醒醒啊！

(燈暗，轉場景至床帳，子玥躺在床上，雅禾在一旁陪伴閒聊。)

雅禾：知誠，聽說今天曲會裡我學生唱〈驚變〉，博得滿堂彩呢。

子玥：可惜不能在現場看看，雅禾，連累你照顧我了。

雅禾：不要緊的。

子玥：(若有所思)雅禾，時局逼迫李隆基棄了楊玉環，他心裡到底是不願的。

雅禾：楊玉環明白的，所以她願棄了自己的命，保全李隆基，所幸他們倆真情不滅，跨越生死，成了一雙仙眷，也算圓滿。

子玥：就不知我有沒有這福份，天上地下，都能與你長伴左右。

雅禾：(暗知不祥)你快點好起來，我們日日夜夜都在一起。

子玥：你幫我把抽屜裡的手摺拿來。

雅禾：好。(取手摺交給子玥)

子玥：雅禾，李隆基有金釵鈿盒，我只有這本〈密誓〉手摺，(將手摺慎重的放在雅禾手中)我不求月宮重圓，只要你以後唱曲時能想想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雅禾：你說這什麼話，(將手摺收起，暗拭淚)知誠，我們倆還要唱曲到老呢。

子玥：雅禾，我的身體我自己明白……我想再聽你叫我子玥，(感傷地)從前有師父、芥兒、師兄弟會叫我子玥，如今或許只有你了。

雅禾：好，子玥，怎麼又想起玉霓班的事了？

子玥：我怎能不想？(唱)

思玉霓一點一滴淚難忍，
是師父一粥一縷養成人。
細吟哦一字一韻崑腔本，
嚴教導一招一式辛酸吞。
學腳色一顰一笑分明論，
扮人物一曲一劇情為根。
離上海一消一息不得問，
隔重山一生一世怎報恩。

雅禾：別想了，我開個窗給你透透氣。(開窗介)唉，偏偏下起雨來了。(唱)

怎奈今宵風雨重，
不見晴夜月當空。
心病深沉令我痛，
怕他愁中藥無功。

子玥：雅禾，這冷清長夜，濛濛細雨，真適合唱曲啊。(唱〈離魂〉【集賢賓】)
甚西風，吹夢無蹤，人去難逢……

雅禾：你病著呢，唱〈離魂〉不吉利，想聽曲還是聽我唱吧。

子玥：(眷戀地看著雅禾)好，聽你唱，我喜歡聽你唱，我喜歡和你一起唱曲。

雅禾：那你照樣要幫我按板。唱什麼好呢？

子玥：就唱〈拾畫〉【顏子樂】吧。

雅禾：嗯。（將手放在子玥掌心，讓他在她手中按板。唱〈拾畫〉【顏子樂】，子玥可跟著唱散板第一句的部分）則見風月暗消磨，畫牆西正南側左，蒼苔滑擦，倚逗著斷垣低垛……（子玥按板漸停）子玥？（哽咽，〈離魂〉【尾聲】旋律響起。）子玥，我還沒把曲子唱完呢……子玥，別睡啊，曲會裡學生還等著你去。子玥，你還沒……還沒聽我對你說……對不起……

（〈離魂〉【尾聲】旋律漸小，燈暗，第七場完）

第八場 曲圓

場景：多年後，美國曲會，空間裡有數組桌椅，曲友甲、曲友乙、較上次出場明顯變老的袁穎和原為同樂戲園的夥計「石先生」已經坐定，聊天中。

曲友甲：石先生，你待會兒要唱哪支曲子？

石頭：先看看我太太要唱什麼吧。

曲友甲：喲，石太太真是好福氣啊。

石頭：是我的福氣，委屈她一個千金小姐，卻一輩子跟著我東奔西跑的。

袁穎：（與石頭相視而笑）哪有什麼委屈？

曲友乙：石太太，除了崑劇團的沈老師，聽說今天曲會還有新朋友要來呀？

袁穎：說是新朋友，不如說是老朋友。（目光觸及上場的允心和雅禾，微歎）雅禾，可終於把你給盼來了。

（允心拉著雅禾上台，子玥去世多年，雅禾拒絕唱曲與一切社交，神情憔悴。）

雅禾：你是……袁穎？

袁穎：（上前握住雅禾的手）好久不見。（為雅禾介紹身邊的石頭）這是我先生。

雅禾：你好……你？

石頭：郎小姐，以前在上海，我們三天兩頭都在同樂戲園碰面的啊。

雅禾：石頭！

允心：表姐，就叫你早點到美國來吧，和老朋友聚聚，真是人生一大樂事呢。

曲友乙：來了就坐下吧，今天難得曲會，大家要盡興啊。

雅禾：曲會？（慌張地想要迴避）允心，我不舒服，能不能先回去？

允心：（緊抓住雅禾坐下）不行，表姐夫走了這些年，別說唱曲了，你連一齣戲也不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成天悶在家裡，好不容易來一趟美國，你可得好好陪著我。

曲友甲：（拿出曲譜曲笛）這位新來的老朋友，先讓你挑，你今天要唱什麼曲子呢？

雅禾：（坐立不安）我不會唱……

（袁穎石頭聞言驚訝，看向允心，允心微嘆搖搖頭）

袁穎：雅禾，沒關係，你想唱的時候再唱。石頭，你先唱一段吧。

石頭：好。（曲友甲翻開曲譜，試笛，笛聲響起，場燈漸暗，只留下一束光打在摀住耳朵的雅禾身上，黑暗中傳來子玥的聲音。）

子玥：(韻白)咳，寡人好悔恨也。(舞台一側燈漸亮，子玥演〈哭像〉【脫布衫】
【小梁州】【么篇】一段，著小生褶子。)羞煞咱掩面悲傷，救不得月貌花
龐，是寡人全無主張，不合呵將她輕放。我當時若肯將身去抵擋，未必他
直犯君王，縱然犯了又何妨，泉臺上，到博得永成雙。我如今獨自雖無恙，
問餘生有甚風光，只落得淚萬行，愁千狀，人間天上，此恨怎能償。(暗
下)

雅禾：(慢慢放下手，看向子玥的方向，哽咽地清唱)人間天上，此恨怎能償……
(燈漸亮，沈芥兒暗上，與眾人一同察覺雅禾正在啜泣，袁穎上前拍了下石頭，
以眼神示意要他停止作曲。)

袁穎：什麼曲子不好挑，你偏挑了這一首？

石頭：我……(無辜又尷尬的)

允心：表姐……(趨前安慰雅禾)

雅禾：聽見笛聲我就想到他，我真的……真的沒有辦法待在這兒……(掙脫允心
的手，準備起身離開)

曲友乙：(看到站在一旁的芥兒)沈老師來啦。

芥兒：雅禾！

雅禾：(雅禾聽見芥兒的聲音，遲疑地轉身。)芥兒？

(芥兒走向前，無言，但伸手抱住了雅禾。)

雅禾：芥兒……

芥兒：這麼久不見了，能看到你，真好。

雅禾：芥兒，對不起，我沒能照顧好子玥，我不該讓他離開戲臺，不該埋沒了這
塊玉……(唱)

他本當在戲臺盡展天份，
亮燦燦崑山玉梨園紫宸。
錯將他染情塵困鎖情陣，
醉茫茫磨壯志商海浮沉。
聽聞了玉霓散憂思更盛，
病沉沉曲聲中雨夜離魂。
為我情他背負一生遺恨，
悔切切扼曲脈我罪愆深。

芥兒：雅禾，你何苦如此。(唱)

戲臺是喜怒哀樂悲歡場，
聚散著生旦淨丑眾生相。
師兄他自小無家隨風蕩，
在玉霓求溫飽一技之長。
雖然他天賦才情比人強，
時局變未必能久久長長。
離戲臺只作你顧曲有情郎，

曲聲中你身旁便是他心鄉。

雅禾：「心鄉」？

(芥兒拿起曲譜遞給雅禾，雅禾在眾人鼓勵下翻閱起曲譜，笛聲【萬年歡】響起，雅禾手持捲起的曲譜，緩步走到台中間，燈光暗，眾人下，子玥暗上，燈亮，)
子玥：(韻白)啊，姐姐，和你那答兒講話去。

雅禾：(尋找貌)子玥？

子玥：(韻白)喏，(手搭在雅禾拿著的曲譜上，唱〈驚夢〉【山桃紅】，此段身段可同傳統演出，但子玥雅禾間的連結都是曲譜，子玥全然作柳夢梅，雅禾雖走身段，但眼神不離子玥。)轉過這芍藥欄前，緊靠著湖山石邊，和你把領扣鬆，衣帶寬，袖稍兒搵著牙兒苦也，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

雅禾：(獨唱)是哪處曾相見，相看儼然，早難道好處相逢無一言。

(場中央，兩人同時拿著捲起的曲譜，四目相對)

雅禾：子玥……

子玥：(韻白)姐姐，俺那嫡嫡親親的姐姐呀。

(燈暗，落幕，全戲終)